

在忙碌中
找寻一份甜

知言

前些天，吴大姐以榆钱为题新作了一首词，发在了她的朋友圈里——“直把榆钱认作钱，买来春色度年年。且沽一夜杏花雨，好润疏枝入画笺……”

认识吴大姐有一年多了，她经营着一个煎饼摊，写诗是她最大的爱好。

吴大姐每天凌晨3时起床，5时出摊，在第一批顾客到来前的一两个小时，她可以短暂地让自己投入到诗词的世界，之后便是柴米油盐、忙忙碌碌的一天。

一边为生计忙碌，一边为爱好坚持。吴大姐说，她写诗不是为了名利，而是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寻一份甜。

其实，生活中像吴大姐一样的人还有很多。

55岁的外卖员王计兵，在送餐路上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写在烟盒上、废报纸上，还出版了诗集，名为《赶时间的人》。

有人说，没有物质基础，哪有诗和远方？但细细想来，两者其实并不矛盾。

久在深山未必是真自在，常住闹市也不一定繁缛缠身。

希望每个人都能在忙碌的生活中保持一颗不落凡尘、努力生活的心。多彩的生活从来不为谁所独有，只要用心去生活、去热爱，世间万物皆可如诗如画。

边走边悟

用镜头记录
运河蝶变

本报记者 张智超

拍百狮园，拍南川楼、朗吟楼以及园博园……这几年，74岁的摄影爱好者王忠信，将镜头对准了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，用一张张照片记录下了它的美丽蝶变。

从小生活在沧州的王忠信，退休后喜欢上了摄影。起初就是随手拍，记录生活里的点点滴滴。游泳、瑜伽、抖空竹，平日里的这些爱好，都被他用镜头定格了下来。

“这两年，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不断推进，大运河沧州段尤其是沧州中心城区段的变化日新月异，作为沧州人，我打心眼儿里高兴。”王忠信有了记录运河变化的想法。

拍好运河，王忠信离不开他的两个“好搭档”——一个是手机，一个是报纸。

因为上了年纪，与那些专业的“长枪短炮”相比，携带方便的手机成了王忠信的首选。尽管拍摄效果会有些差距，但王忠信依旧乐此不疲地坚持着。在他心里，不管是手机还是相机，能拍出运河之美就是好设备。

这两年，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，多个项目开工，怎样才能及时了解这些项目的施工进度呢？王忠信的第二个“好搭档”就是报纸。

这几年，王忠信每天都会关注沧州有关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新闻。只要看到有新进展，他就会把相关报道剪下来、保存好，当天就赶过去，新闻里报道什么内容，他就拍什么内容。即便遇到恶劣天气，也毫不在意。“这么着急去拍照，一方面是想立刻就看到项目进展，另一方面是因为运河是沧州人的母亲河，有这份感情在，就算天气再差，也会觉得有一种不一样的美。”王忠信说。

这几年，王忠信拍摄的运河照片数不胜数。百狮园开园的时候，他一连拍了三四天，每次都是手机充满电就立刻去，直到手机断电自动关机才回家。他时常把这些照片整理成美篇发到网上，和大家一起分享。其中，光是《沧州史上三大楼》这一篇作品，就有一万多人次点击观看。

“论摄影水平，我还差得远，但我就想通过这种方式，把运河的变化记录下来，并和大家一起见证。”王忠信说。



王忠信用手机记录运河蝶变

朱文亮是一名基层文保工作者，他说：“和文物相比，人的一生非常短暂，我们能在短暂的一生中与文物为伴，就是极大的幸福。”

一个帆布包，两双运动鞋，朱文亮的办公室里长年备着这两样东西，以便随时都能开展文物巡查保护工作。除了需要重点巡查吴桥县诸多文保单位外，工地、河道、田野、乡村……辖区内的角角落落也都留下了他探寻的足迹——

穿越时空的守护与寻觅

本报记者 张智超

清朝的烟斗、明朝的瓷碗、宋朝的钱币……吴桥杂技文化艺术中心大运河文化展馆里，一件件出土文物有序陈列在展示柜中，向游客讲述着一段又一段的历史和记忆。

人群中，49岁的朱文亮并没有引起游客的注意，即便他的照片就印在展馆入口处的展架上。

他是吴桥县文保所的一名基层工作者。2021年，大运河吴桥段进行清淤，在历时3个月的工期中，朱文亮几乎每天都长在河道上。在他的参与下，共抢救保护各类文物2000多件。如今，这些文物就陈列在大运河文化展馆里。

泥里寻宝

朱文亮的办公桌上总是乱糟糟的，但他似乎并不在意。毕竟作为一名基层文保工作者，在办公室待着的时间少之又少，到野外开展巡查保护工作才是常态。工地、河道、田野、乡村……吴桥县的角角落落，都留下了他探寻的足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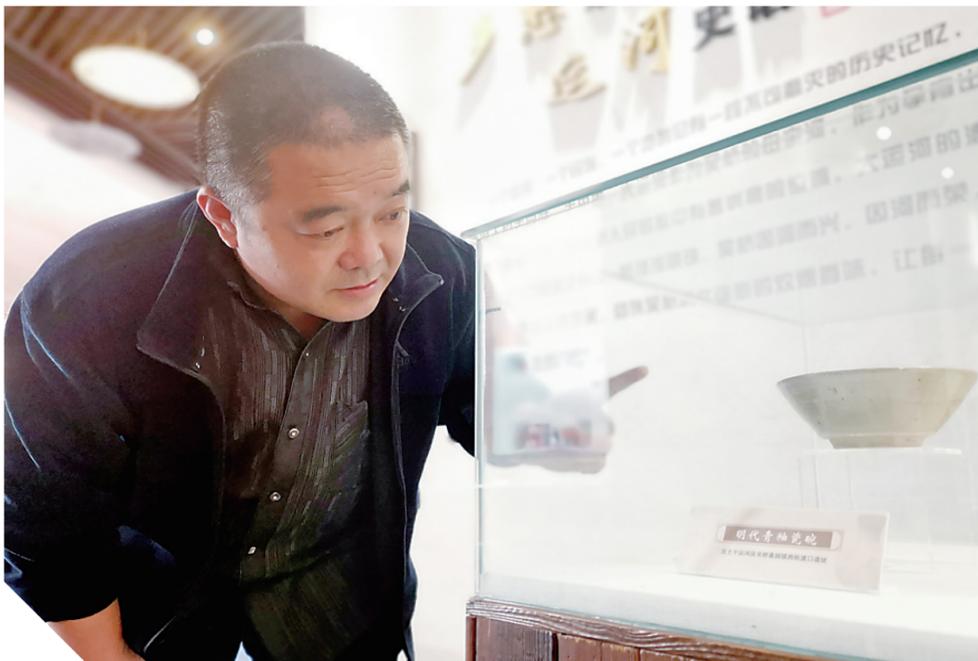
吴桥县的各级文保单位有很多，这些都是朱文亮的重点巡查对象。查看文物本体实际情况，排查安全隐患，及时解决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并向相关部门反馈……巡查保护工作复杂而又枯燥，但这依旧不能完全体现这项工作的辛苦与不易。

2021年2月，随着大运河吴桥段清淤工程的开始，“运河里挖出宝贝”的传闻在坊间传开。一时间，在施工现场，既有施工人员紧锣密鼓地抓紧作业，也有当地群众闻声而来好奇围观，甚至还有文物贩子夹杂其中。这给文保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，每一位文保员都要练就一双火眼金睛，以便及时发现藏在淤泥中的文物。

有一次，挖掘机在大运河桑园镇西街渡口处作业时，站在一旁的文保员突然发现挖掘机斗齿间卡着一件物品。此时，正在其他河段巡查的朱文亮闻讯赶来，他小心翼翼地取下物品并擦掉淤泥，原来是一个完整的瓷碗。后经专家鉴定，这是一个明代青釉素面瓷碗，没有破损，釉面鲜亮，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。

那段时间，朱文亮每天都和一堆堆淤泥打交道。每挖上来一堆淤泥，都要先用金属探测器进行探测，但大多时候，翻出来的是铁丝或现代铁质用具。

“此次出土的大运河文物，数量大，种类多。虽然多是小件，有些甚至已经残破，但仍能从它们身上



朱文亮在欣赏从运河出土的文物



朱文亮(中)和同事开展野外巡查工作

看到运河文化的深厚和丰沛，并为今后深入研究大运河文化起到参考作用。”朱文亮说。

文物如命

文物巡查工作大多在野外，有些甚至是车辆无法抵达的地方，徒步前往、顶风冒雨、蚊虫叮咬、满身污泥、野外就餐……都是在所难免的事情。

而辛苦还不是这项工作的全部。有一次，朱文亮外出巡查，在运河岸边发现有8个人正用探测仪私挖运河文物。他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，但考虑到事发地点离县城比较远，警察还需一段时间才能赶到，为了防止文物遭到盗掘，朱文亮想也没想，大喊着朝那伙人跑了过去。

对方人多势众，手里还都拿着铁器，面对制止，他们会做出什么

样的举动，朱文亮心里也没底。

但他心里清楚，文物和命一样重要。“我可以装作没看见，转身走掉，可运河里的文物怎么办？”朱文亮说。

万幸，那伙人被朱文亮震慑住了，四散而逃。朱文亮又赶紧联系人员，对多处盗坑进行了回填。

“大运河是我们的母亲河，作为文保工作者更要保护好母亲河。”这些年，通过野外巡查，朱文亮抢救

保护了很多运河文物，清洗、分类、断代、命名、归档、入库……哪怕是一枚纽扣大小的碎瓷片，他也会严格按照流程进行整理。“不能轻易舍弃一件文物，从淤泥里把它们挖出来，就是我最重要的使命。”朱文亮说。

“健康档案”

朱文亮有个帆布包，上面印着“为人民服务”几个字。这个包跟了他许多年，每次到野外开展巡查保护工作，朱文亮都会背着它。包里不仅装着一天的水和饭，还有众多文物的“健康档案”。

和大部分工作不同，越是恶劣天气，朱文亮越要往外面跑。无论刮风下雨，他总是背着这个帆布包，奔波于乡野田间，观察并记录下每一件文物的细微变化。

“从事文保工作这么多年，每个星期都有三四天在外面跑，在办公室的时间反而是最少的。那些文保单位，早就记不清走了多少趟了。”朱文亮这样介绍自己的工作。

野外巡查也绝非简简单单逛一圈而已。作为文保工作者，一旦进入所辖区域，朱文亮就要时刻开启“鹰眼模式”，去观察文物的“健康状况”。比如墙体裂缝有无新的变化、房屋是否漏雨……都是朱文亮的任务。

看似简单，其实是一项非常需要耐心和细心的活儿。大多数时候，他凭肉眼观察就能发现那些细微的变化：不同季节的墙体泛碱情况及裂缝发育情况，又或者哪一处出现破损……

但有些时候，这种责任心并不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。

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双井王玉皇庙是木构造建筑，始建于明朝宣德三年，每到固定日子这里都会举行民间活动。为了保障文物安全，他三天两头过去普及安全常识。“人们觉得我啰嗦，说就说呗，只要文物安全就行。”朱文亮笑着说。

“当充分认识到我们文化的优秀，自信心和责任心就会油然而生。”朱文亮说，“和文物相比，人的一生非常短暂，我们能在短暂的一生中与文物为伴，就是极大的幸福。”



在“半马”赛场上有一群特殊的跑者。他们与参赛者一同出发并跑满全程，却没有官方公布的个人成绩。他们是赛道上的移动救护员，用责任心、爱心与专业技能，守护着参赛者的安全。

“半马”赛场上的急救跑者

本报记者 张智超

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41岁的马强与数千名参赛者一起，迈出了2023雄安半程马拉松赛的第一步。

马强是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一名体育老师，也是一位多年的长跑爱好者。参与“半马”，马强不是第一次了。但和前几天不同，这一次，他是赛场上的急救跑者。

特殊跑者

马强是从2020年开始参与“半马”的。

第一次上场参赛，他就留意到身边有一群特殊跑者——他们与其他参赛者一同出发并跑满全程，却身着特殊参赛服、背着装备包，抵达终点后也没有官方公布的个人成绩。

赛后，马强才知道，这群人是赛道上的急救跑者，他们关注的不是个人成绩的好坏，而是一路守护其他参赛者的安全，堪称“半马”

赛场上的幕后英雄。

从那时起，马强就由衷地敬佩这群人。尤其在参与了多次“半马”比赛之后，他更是萌生了成为其中一员的想法。“作为一名医学院校的老师，成为急救跑者，不但是我的梦想，也对我的日常工作有帮助。”马强说。

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去年，学校组织开展急救师资培训，通过者就能获得急救跑者必需的红十字救护员证，这对马强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事。他随即报名参加，并最终通过了考核。

积极准备

想要成为一名急救跑者，不但要有红十字救护员证，还得能够按照赛事主办方要求的配速完成比赛，并且参赛产生的所有费用均由急救跑者自己承担。

可即便如此，也没能打消马强的积极性。

为此，这些年无论天气好坏，也不管多忙，马强始终坚持训练，并在今年以普通参赛者的身份，报名参加参加了沧州大运河半程马拉松赛（沧县站），以赛代练。平日里，他也经常向身为医护工作者的妻子请教急救知识。

今年3月，马强终于拿到了红十字救护员证。那段时间，恰逢2023雄安半程马拉松赛正在报名，他随即在急救跑者的申请栏中填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可是，随着比赛日程的公布，马强却发现，两场比赛被安排在了相邻两天举行，为了保证充足的体力，服务好其他参赛者，他只好放弃在沧州举办的“半马”比赛。

比赛前一天，马强就赶到雄安新区提前熟悉场地。其实，主办方很早就将印有补给站、固定医疗点

等信息的参赛地图发了过来，可马强还是提前赶来。“成为急救跑者，不光要对自己负责，更要对其他参赛者的安全负责。”马强说。

初次登场

比赛正式开始。按照主办方要求，马强要在两小时内跑完全程，这比他平时的成绩慢了近半个小时，以至于他不得不时常提醒自己放慢速度。不仅如此，为了方便及时开展救助，赛场上，每位急救跑者腰间都绑着一个装备包，里面装有包括速效救心丸在内的五六种急救药品。装备包虽然不沉，只有0.5公斤左右，但绑着装备包跑上一会儿，腰间的皮肤就被磨得又红又肿，甚至还会掉层皮，而“半马”全程有21公里，其间的辛苦可想而知。

更难的是，参赛者多达数千

人，像马强一样的急救跑者却不到30人。马强要时刻观察众多参赛者的状态，以便及时开展救助。“跑马”的人都知道，匀速跑是最省力的，但为了参赛者的安全，马强不得不打乱自己的节奏。

急救跑者虽然辛苦，却也成就感十足。比赛中，马强留意到有位参赛者特意调整步速跟着他，他询问对方是否需要帮助。参赛者的回复让他心里暖暖的：“跟在你们后面，有安全感。”

很多参赛者看到马强身着急救跑者的服装，都会向他致以谢意，道一声：“辛苦！”

“人生要面对许多挑战，不断超越自己、成就自己。对我来说，成为急救跑者就是一次全新的挑战。今后，我还会将这份挑战坚持下去，帮助更多人抵达终点。”马强说。